

海上人工的反特鬥爭



版出社版出動勞
行發店分總東華店書華新

上海工人的反特鬭爭

編輯	勞動出版社總編輯部
版	勞動出版社 上海中山東一路十四號
行	新华書店華東總分店 上海福州路三九〇號
排	合作印刷廠 上海山陰路四達里一二一號
印	協興成印刷所 上海江寧路一〇八〇弄七一號

51.4.50K A (0001—8000)

0171 定價¥2,500

目錄

對反革命份子不能施仁政……………金柏敏(一)

對於鎮壓反革命的幾點體會……………青木(六)

申九慘案時的特務罪行……………何宇珍(三)

梁仁達死在特務手裏……………丁盛雅(六)

我要求嚴厲鎮壓反革命……………陳志明(九)

特務陸京士是工人的死敵……………公來(三)

匪特破壞生產建設的罪行……………白流輝(六)

特務要火燒正泰橡膠廠……………蕭兵(三)

國棉十九廠特務吳智才的罪行·····	沈遜夫(七)
特務在國棉四廠的罪行·····	葛 翔(四)
密豐絨線廠特務陳小毛的罪行·····	葛 翔(四)
公永紗廠工特蕭君勵的罪行·····	勞動報(五)
曹匪建光等在工廠中的陰謀活動·····	靜 如(五)
華美烟廠工人撲滅毒菌——工特·····	英 衛(六)
潛伏在信誼藥廠的特務·····	君 捷(六)
潛伏在振興毛紡廠的特務·····	文匯報(六)
工廠反特鬭爭的成就·····	顧筱農(六)
啓新紗廠結合生產展開反特運動·····	徐克明等(七)
正泰橡膠廠通過反特訂愛國公約·····	沈遜夫(七)
私營中紡二廠工會發動羣衆檢舉特務·····	劉澤勳(八)

工廠企業反特宣傳的幾種方式·····	白流源等	(六)
國棉十二廠結合時事開展反特鬭爭·····	顧筱農	(六)
被服一廠的反特宣傳教育·····	張默	(六)

對反革命份子不能施仁政

金柏敏

上海市軍事管制委員會根據中央人民政府公佈的「懲治反革命條例」，經過慎重審理，將反革命份子一批判處死刑。這批反革命份子的罪行是：或則組織反動武裝，陰謀進行暴動；或則製造恐怖破壞生產，或則殺人掠貨無惡不作；或則怙惡不悛抗拒登記，均屬嚴重危害人民，搗亂社會治安的日汗美蔣特務惡霸匪徒。他們反革命的方式雖是各色各樣，但周身沾滿着人民鮮血的罪行都是一樣。這批罪惡份子，是屬於人民所不能寬恕的一類。今天人民政府爲了符合人民的要求，加以嚴厲的鎮壓，乃是爲民除害，必然將得到本市各階層人民的同意和擁護。

鎮壓反革命具體措施逐步展開以後，顯然已得到廣大人民的鼓掌和歡迎，說明嚴厲的鎮壓反革命，是完全正確而必要的，因爲這對穩定社會秩序，保護人民生命財產，鞏固人民民主政權，將發生積極有效的作用。

必須嚴厲鎮壓反革命這一方針的正確性，今日已爲廣大人民所認識，我們相信，今後必然有更多的具體事實，將更有力地證實它的正確性。但也無可否認，今天還有少數

人，對這問題，還存在一些疑惑和認識不夠正確的思想情況，這些思想情況，是必須加以澄清的。

首先應該知道，和必須知道，今天人民政府實施嚴厲鎮壓反革命份子，與國民黨反動派殘殺革命人士，有着嚴格的本質上的區別。蔣介石匪幫們殘酷的特務統治，殺害的都是愛祖國、愛人民、爲正義而戰鬥的革命進步人民，他們多屬於樸實勞動的工農大眾，和敢於正視真理，堅持進步的青年學生、大學教授，是人人所敬愛的同情的好人，因此，反動派的鬼祟殺人勾當，是永遠見不得太陽的，他們用的是活埋、暗殺、電刑、鎗水池子等等殘酷、卑劣的手段，偷偷摸摸，謀殺了千千萬萬中華優秀兒女。而今天人民鎮壓的反革命份子，是多少年來騎在人民頭上，無惡不作，解放後又不知悔過，繼續甘心爲美帝蔣匪做走狗，反人民到底的一小撮反革命份子，是人人皆曰可殺的罪大惡極的壞人，根據中央人民政府公佈的條例，經過合法的偵審，慎重而公開處理的；每一個反革命份子罪刑的執行，都張貼佈告，每一個案件的判處，都是認真負責。也正由於這個道理，蔣匪幫每殺一個人，就增加了廣大人民對他的一分仇恨，激起更大的反抗，一個人倒下，千百個人站起來，把反動統治淹死了！而今天人民所鎮壓的一小撮反革命份子，他們是屬於沒落階級的游魂，是蔣匪幫的傀儡，是社會的渣滓，隨着中國人民偉

大的勝利，命運註定了遲早要全部歸於滅亡。

還有少數人認為反革命份子確實可惡，理性上認為反革命份子必須鎮壓；可是當他們看到政府嚴峻而堅決地實踐鎮壓反革命份子的時候，又覺得政府是「太嚴厲」了些，應該「仁慈」一些。當然，具有這些思想和想法的人，也許出發點並無任何惡意，但在客觀上，這種不正確的「仁慈」心腸，對人民利益是有很大害處的，甚至是十分危險性的。爲什麼呢？因爲有了這樣思想觀念的人，必然會沖淡了對反革命份子的痛恨，因而也必然會懈怠了對反革命份子的警惕和鎮壓。列寧同志曾說：「對敵人的仁慈，就是對人民的殘忍」，無原則的對敵人起「憐憫之心」必然會犯錯誤。過去血債斑斑的事實說明着：兇惡殘酷的反革命份子，他們從來就沒有憐憫過人民，甚至到人民已站了起來的今天，他們仍然無時無刻不在企圖把人民再度推進到血泊裏去，敵人的堅決狠毒可想而知。況且人民給他們的寬大已經够了，甚至到了「寬大無邊」的地步，敵人是否因爲人民的寬大而「洗手不幹」呢？事實說明並不如此，相反的，他們倒是利用人民的寬大來進行他們更兇暴的陰謀和暗害。如果今天對於反革命份子，該殺的不殺，該關的不關，那就會犯「縱虎離山，禍必及己」的錯誤。毛主席曾警惕我們，對一切甘心與人民爲敵的反革命份子，必須堅決鎮壓他們，消滅他們，決不能有絲毫的憐憫。我們對人民內部

要施行仁政，但對敵人，對反革命決不能施行仁政。這道理也是很明白的。

還有一些人，認為鎮壓反革命份子是對的，但最好不要鎮壓得太「兇」，殺也應該，但不必殺得「太多」，他們主觀上認為搞得「大厲害」，會引起社會震動。這樣的看法亦是不對的。要知道，今天人民堅決的採取鎮壓反革命措施，並不在於殺得多或殺得少的問題，亦不是一般所顧慮的會不會「震動」的問題，問題在於是該殺或不該殺，和誰將會「震動」的問題。如果認為是應該殺，或必須殺的，那麼殺一千一萬也不能算多，不應該殺的，殺一個也不能算少，問題是否在殺得「準」殺得「對」。該殺的不殺，則正如中央公安部羅瑞卿部長所說：「寬大無邊等於鼓勵反革命，土匪特務也就永遠肅不清，而且今天不殺一個，明天可能逼着我們殺三個」。至於所謂「震動」的問題，那正如彭真同志所指出的，在嚴厲鎮壓反革命份子的過程中，震動是應該會有的，但震動的是屬於反革命者的一小撮，廣大人民是不會引起什麼震動的，鎮壓反革命，必然會使反革命份子「震動」，他們如果不震動，那才是怪事。反革命份子的恐慌與震動，亦就是廣大人民的歡樂和高興，人民才有安居樂業的保障。那麼這樣的「震動」，我們又有什麼可顧慮的呢？這道理不是又很明白嗎？

也還有少數人可能這樣想：人民政府今天祇強調鎮壓，就不講寬大了。這自然亦是

不對的，人民政府對待反革命活動的基本政策是「鎮壓與寬大相結合」，這方針到今天仍然是不變的。但是寬大並不是等於「縱惡」，應該鎮壓的必須堅決的鎮壓，應該寬大的，仍然將給予寬大。寬大的大門，今天仍然敞開着，中央人民政府公佈的「懲治反革命條例」中的第十四條，曾這樣明確的規定着：「凡犯本條例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酌情從輕、減輕或免予處刑：（一）自動向人民政府真誠自首悔過者；（二）在揭發、檢舉前或以後真誠悔過立功贖罪者；（三）被反革命份子脅迫、欺騙，確非自願者；（四）解放前反革命罪行並不重大，解放後又確已悔改並與反革命組織斷絕聯繫者。」這就是說：反革命份子，凡能及時真誠自首悔過立功贖罪的，政府仍還可以從寬處理，給以自新的機會。由此說明今天人民政府的基本政策決沒有變，鎮壓與寬大還是互相結合的，絕不是單純講鎮壓而不講寬大。今天要糾正的是一「寬大無邊」的「寬大」，和姑息養奸近乎「縱惡」的「寬大」。應該寬大的寬大，還是存在的。

總之，在中央人民政府嚴厲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正確決策下，我們全體人民，必須澄清和端正一切有礙於這一嚴正措施的各種不正確的和錯誤的思想，統一意志，集中力量，協助政府以便全心全意地堅決地來完成這一關係人民禍福，社會安危的重要政治任務。

（一九五一年三月廿七日解放日報）

對於鎮壓反革命的幾點體會

青木

一、什麼是國家？什麼是政權？什麼是革命？什麼是革命的專政？我們要學習列寧的國家學說，要學習毛主席的「論人民民主專政」。

斯大林說：國家「是統治階級手中用來鎮壓自己的階級敵人的反抗的機關。」毛主席說：「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即以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蔣介石反動派之道，還治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蔣介石反動派之身，如此而已，豈有他哉！」他又說：「革命的專政和反革命的專政性質是相反的，而前者是從後者學來。這種學習很要緊，革命的人民如果不學會這一項對待反革命的統治方法，他們就不能維持政權，他們的政權就會被內外反動派所推翻。內外反動派就會在中國復辟，革命的人民便會遭殃。」

中國人民的革命就是要從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蔣介石反動派的長期統治壓迫下面翻過身，推翻了反動統治，建立自己的政權國家，對反動派實行壓迫統治，使它們永世不得翻身。革命的人民與反動派是勢不兩立的。鞏固人民的政權國家與嚴厲鎮壓反動派，二者不可偏廢；鞏固了人民的政權國家才能對反動派進行嚴厲的統治鎮壓，嚴厲地鎮壓了

反動派才能使人民的政權國家更加鞏固。

二、我們的階級敵人，反革命份子，是有其社會基礎的。列寧說：「我們知道產生反革命事件，反革命叛亂和反革命陰謀等等的『策源地』，我們知道得很清楚。」列寧所指的反革命「策源地」就是指反革命的社會基礎。

我們的階級敵人是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蔣介石反動派（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與官僚資本主義）。這些都是反革命事件、反革命叛亂和反革命陰謀等等的「策源地」。

只要反革命的社會基礎存在一天，反革命的活動必然繼續發生。因此，鎮壓反革命不是什麼一種權宜的措施，而是人民民主國家所必須對人民負責完成的根本政治任務。毛主席在解釋人民民主專政的任務時說：「人民……在工人階級及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團結起來，組成自己的國家，選舉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國主義的走狗即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及代表這些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及其幫兇們實行專政，實行獨裁，壓迫這些人，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如要亂說亂動，立即取締，予以制裁。……爲什麼理由要這樣做？大家很清楚，不這樣，革命就要失敗，人民就要遭殃，國家就要滅亡。」

鎮壓反革命是保衛人民利益和人民國家權利不受破壞所必需的，非如此就不是人民

民主專政，其結果就將成爲反革命土匪、惡霸、特務的恐怖專政了。這是有關人民利益與人民國家權利的生死存亡的問題。

三、和反革命份子作鬥爭，是相當長期的和複雜的，不能想像在一個早上就可以乾脆地「畢其功於一役」。

如果以爲隨着我們的偉大的人民革命的勝利，隨着我們人民力量的增長，敵人就日益馴服和日益軟化，甚至以爲敵人就會自己走向死亡，那就根本錯誤了。對於這種政治上的馬虎態度和庸俗的疏忽精神，斯大林曾指出：

「這種設想乃是右傾思想的復發，這種右傾思想要大家相信，敵人將於無形中同化於社會主義制度，敵人終究會變成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可是，我們布爾什維克決不應當抱這種高枕而臥和疏忽的態度。我們所需要的，並不是馬虎態度而是警惕精神，真正的布爾什維克的革命警惕精神。要記着，敵人之情況越是沒有希望，他們便越愛把極端手段作爲與蘇維埃政權作最後掙扎鬥爭之唯一手段。」

斯大林又說：「我們今後的進展愈大，成績愈多，則已被擊破的剝削階級殘餘對我們的仇恨亦更甚，他們將更加決意採用更激烈的鬥爭方式，更其加緊損害蘇維埃國家，他們將更利用最冒險拼命的鬥爭手段以作最後的掙扎。應當注意到，在蘇聯已被擊破的

階級的殘餘，不是孤立無援的，他們從蘇聯境外的敵人方面得到直接的援助。

這說明了，我們和我們階級敵人之間的鬥爭，決不會因我們的勝利進展和敵人的失敗而緩和，相反地，只有更加尖銳起來。所以，我們愈是勝利進展，敵人愈是失敗，我們只有愈加警惕，愈加努力堅持到底。不論抗美援朝，土地改革，或鎮壓反革命，都是一樣的。

我們對反革命的政策是鎮壓與寬大相結合。但是寬大並不是對整個反動派——我們人民的革命對象而言。

我們人民的革命對象，就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國民黨反動派及其幫兇們那一小撮反革命勢力。革命和反革命是不能兩立的。這其間談不到寬大。我們只對於那些決心脫離反革命陣營，回過頭來為人民服務的個別份子，才給以寬大，以便於分散與削弱敵人，以利於我們對敵人進行鎮壓。

我們已經給了寬大了。要回頭的也早該回頭了。革命與反革命的界線現在愈加分明了。已經給了寬大，還是不肯回頭，還是繼續進行反革命活動，那便是決心與人民為敵到底。對於這種堅決的反革命份子，如果依然給以寬大，那便是「寬大無邊」。

我們的寬大的邊在那裏？就是人民利益與人民國家權利。如果寬大的結果使一些份

子脫離了反革命陣營，回過頭來爲人民服務，從而分散與削弱了敵人陣營，有利於我們對敵人進行鎮壓，這是好的。如果寬大到了發生「縱容作惡」、「姑息養奸」的地步，那麼寬大便損害了人民與國家，寬大便逸出了邊界，變成無邊了。寬大無邊的結果不僅沒有削弱敵人的陣營，反使敵人氣焰高漲起來，那就錯了。

我們的寬大無邊，鎮壓不足的偏向從何而發生的呢？

首先，是勝利後所產生的驕傲輕敵麻木不仁的自滿腐敗思想，因而喪失了警惕，放鬆了鎮壓。

一種是不瞭解，我們越是勝利，敵人越是失敗，鬥爭只有越尖銳。另一種是，有些人只看到勝利的一面和自己工作成績的一面，而忽略了對反革命份子的暗害與破壞行爲作鬥爭。他們認爲革命幹部和革命人民是最大多數，反革命份子只是極少數，因此就不害怕反革命份子的暗害與破壞。對於這種錯誤看法，斯大林曾批評過。他指出，「爲要實行搗亂，實行暗害，並不需要大批的人。」所以，我們絕不能因我們佔大多數，因我們有建設成績而自滿麻痺。敵人數量雖少，但「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我們如果不把這批暗害與破壞份子肅清，我們的建設成績便沒有保障。所以，鎮壓反革命，是生產建設的必要條件之一。

其次，是把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鞏固與擴大，和對敵鬥爭中堅決肅清反革命殘餘的問題相混淆了。統一戰線是屬於人民民主的一面，是人民內部的問題，鎮壓反革命是屬於專政的一面，是對待人民的敵人的問題。友敵之間是不得混淆的。應該瞭解：反革命殘餘肅清得越乾淨，破壞統一戰線的因素就越少，因而統一戰線就越加鞏固。同時，統一戰線越鞏固與擴大，敵人就越孤立與削弱，反革命殘餘就越容易被肅清。

第三，是怕鎮壓會引起震動與恐慌。這就必須分清，什麼人震動，什麼人恐慌。特務匪徒震動恐慌嗎？我們鎮壓的目的正是爲了要消滅他們，我們正要他們震動、恐慌。人民震動恐慌嗎？人民倒是因爲政府寬大無邊，姑息養奸，縱容特務匪徒殘害人民而不替人民作主，因而人心不安。如果政府鎮壓反革命，既「穩」又「準」，人民只有拍手稱快，人心大定，決不會恐慌！

最後是認爲，人民已經勝利了，應該仁慈寬大。仁慈必須有原則。毛主席說：「我們對於反動派和反動階級的反動行爲，決不施仁政。我們僅僅施仁政於人民內部，而不施於人民外部的反動派和反動階級的反動行爲。」以人民的利益爲依歸，就是我們的原則。對於怙惡不悛的反革命份子的「仁慈」，就是對於人民的最大的不仁。

鎮壓反革命是我們人民和我們階級敵人之間的長期的複雜的激烈的鬥爭。所以，必

須人民全體動員起來，在人民政府的領導之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來對反革命份子進行鬥爭。

（一九五一年四月四日解放日報）